

呼伦贝尔作家作品选

牧

歌

苏
华
著



远方出版社

1247.7
1120

呼伦贝尔作家作品选

牧歌

苏
华
著

远方出版社

呼伦贝尔作家作品选编委会

主任：乌热尔图

主编：刘 迁

编委：乌热尔图 诺 敏

周荣生 刘艾平 刘 迁

呼伦贝尔作家作品选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(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7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装订 牙克石市印刷厂印刷

排版 牙克石市统计局激光照排室

开本 1092×787毫米 1/36

印张 3

字数 1000 插页 10

印数 1—1000册
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80595—167—5/I·71

定价(全十册) 80.00元

自序

据祖母讲，她老的父亲是位知书达礼、多才多艺的塞沙^①，在齐齐哈尔郊区梅里斯村当教书先生，能画一手好画儿。我从未见过这位曾外祖父，连照片也没见过。但我相信，他老的遗传基因到了我们姐仨这里开始发挥能量了。

我的父母文化都不高，父亲仅读完小学四年级，在不喝酒的时候脑^②头敏捷，为人善良；母亲毕业于张家口公安学校，她常年订阅《红旗》杂志，对文学书籍毫无兴趣，甚至我后来发表小说，她也不看。

我想，是曾外祖父的血质流淌于我们血液中的关系，我们姐仨不约而同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。记得刚上小学二年级时，我读《董存瑞》画本儿，觉得仅仅一个人默读实在不来劲儿，非要大声朗读给小伙伴们听不可。当我声情并茂地读到“烧命！烧命！”时，姐姐在一旁早已笑得人仰马翻，边笑边纠正道：“那念饶命！”还在小学三年级，我就囫囵吞枣读完了《苦菜花》、《红岩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安徒^③童话》什么的。那会儿阅读的欲望非常强烈，几乎得什么书看什么书，常常是通宵达旦，连做饭时间都舍不得放下手中的书，蹲在灶坑旁边往里续柴边看。我的近视眼就是那会儿不懂保养落下的毛病。

^① 达斡尔语，意为有学问的人。

自序

小时候读书只图热闹，根本没留神。其中的章法，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会涉足文学领域。在命运的迫使下，我试着敲了敲文学殿堂之门。在我浪费了许多稿纸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种倾诉状态后，发觉文学创作实在是最适合于我的一种表达方式。尽管眼下由于市场经济与拜金意识突起的冲击，文学似乎受到怠慢、冷遇，但文学在我心目中依然是神圣而庄严的。

集自己十余年的写作经验，我觉得自己只是触摸到了文学金刚石般尖硬的质地，尚没练就自由自在地驾驭文学这条蛟龙的本事。尽管有些文学界的前辈认为我属于成功者之列，我却深知自己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。

1998年，是我们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刻，作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达斡尔族女作家，我总想有个什么举措来回报这片土地对自己的养育之恩。因此，我决定将公开发表过的短篇小说编纂成集献上。尽管这是一束不起眼的山花，但总能够表达出我的一片心意，一片赤诚！

作 者

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

目 录

目 录

自 序

- 母牛莫库沁的故事..... (1)
- 今夕何夕 (15)
- 偷 猎 (27)
- 缀满秋香的山坡 (42)
- 走出深山 (53)
- 佻 乌 热 (60)
- 牧 歌 (72)
- 晒烟场前 (85)
- 坐月子 (91)
- 职 责 (95)
- 不可忽视的人物 (99)
- 炉火旺了..... (106)
- 小付妹夫..... (113)
- 编 后 记..... (122)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我小的时候，家里养过一头母牛。那是一头挺特别的牛。听了它的故事，你一定会觉得它不是一头牛，而是个精灵什么的。其实，那头母牛最初并不是我家养的，而是我姥爷家养的小牛犊儿……

我呢，差不多是在姥爷身边长大的。我姥爷体魄魁伟，人高马大，胡须花白弯弯曲曲，一双雄鹰般的眼睛常常会盯得人六神无主。他喜欢饲养牛。经他调教的牛，个个脾气倔强好胜，不论干什么活都是呱呱叫的。

姥爷家和我家是前后院，中间隔着一道柳条篱笆墙。我家房前种蔬菜，姥爷家房后种蔬菜。篱笆的东头留出一道小门，贴着东侧的障子踩出一条坚硬的小路。我童年的小脚丫在那条路上遗下了无数重重叠叠的小脚印。

姥爷家有可爱的牛犊儿可以和我玩耍，有酸牛奶、奶皮儿和西米单^①什么的可以任我享用。每次去姥爷家，我都希望自己的肚皮外面能再长出一个肚皮来，吃得活象只刚吃饱了食儿的小猪崽，肚皮鼓鼓溜溜的，嘴边沾着食沫沫儿。这时候，我姥爷的目光就变得温和柔软起来，用烟袋锅轻轻敲着我的头，从牙缝里迸出一种疼爱的声音：“象只小猪崽，象个饺子，瞧你都四方啦！”姥爷的牙齿很密很结实。

姥爷对我好，对牛可真狠！我实在看不了他惩罚牛的那个过程。

姥爷养的都是本地黄牛。那时候洋牛很少，达斡尔人养牛大多是为了自家喝奶，很少有人卖牛奶。本地黄牛产奶量不高，但味道极淳，不象洋牛奶，味儿淡淡的，喝一口象水一

① 没煮开的鲜牛奶上面的油脂，可搅制成奶油。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样。有头红色皮毛的小母牛脾气有点急躁。它骨架不大，尾巴很美，长长的，尾尖蓬蓬松松的拖至地面。夏天，这条美丽的牛尾对付起蚊子、苍蝇的骚扰来显得十分漂亮，象姑娘甩辫子，悠来荡去，在空中划着无数条弧线。可是，这头母牛却由于驾辕时，常常不听姥爷的摆布，自作主张地随意奔跑，该停时不停而遭到姥爷的多次惩罚。

即使现在回想起姥爷惩罚牛的那种场面，我依然会感到承受不了。仿佛那呼啸的鞭梢儿不是落在牛背上，而是落在我的脊背上。

姥爷惩罚牛的时候，会先插牢露天牛圈的大门，将被惩罚的牛单独关进圈里。然后把拴在牛钜上的绳子在左手绕上几道，牢牢攥住，右手握鞭，高高扬起，狠狠落下；每落下一次，牛就会发出一声疼痛的惨叫。牛在圈里拼命地躲闪，姥爷却越打越咬牙。牛鼻子穿牛钜的地方会淌出黑红色的血来。

我躲得远远的，牛发出的那种痛苦的声音吓得我心咚直跳，盼望着能尽快结束这种惩罚。见姥爷没完没了的打牛，毫无停下来的样子，我就会跑到牛圈门口，哭叽叽地恳求姥爷：

“姥爷、姥爷，别打啦，好么？别打啦，都出血了。”

那黑红色的血浆既让我恶心又让我害怕，我怕那头牛会一怒之下抵翻姥爷，又怕小母牛会让姥爷失手打死。

然而，姥爷象根本没听见，继续狠狠地抽打牛，红母牛绕着姥爷往后挣，姥爷象陀螺般旋转着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红母牛的脊背上纵横交错的鞭痕，牛毛都乍了起来。

“趴下！”姥爷厉声命令牛，小红母牛惺惺地趴下了，用哀求的目光望着姥爷。“起来！”又一声霹雳般的命令。牛急忙站起来，动作十分麻利。

“趴下！”

“起来！”

“趴下！”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“起来!”

反复多次,直到姥爷认为这条牛的魂儿又被撵到自己手心了,才肯把鞭子一下儿丢出好远,从牛轭上解开绳子,用粗糙的大巴掌揩去牛鼻子尖儿上的黑血。红母牛怯生生地伸出带刺儿的舌尖舔着姥爷的手。姥爷会抚它的脊背,顺平它的毛,摸摸它的犄角,然后拎来一桶早已浸泡好的豆饼水,饮它。可是不出半年,这头红母牛还会这样挨打一次。它太任性了。

它就是我家后来养的那头母牛莫库沁的妈妈。

牛妈妈把莫库沁生在河套子上了。

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。阳坡儿的积雪呈现竖茬儿,而阴坡的积雪依旧板着毫无生气的面孔。

那天下午,我和几个邻居家的小姑娘坐在暖乎乎的炕上摆“哈尼卡”^①玩。一位腰间系着根麻绳,脸上布满了经纬网的牛倌,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信儿,红母牛在河套子下犊儿了。要去晚了,小牛犊儿会从肚脐着凉,抽筋而死。

姥爷家一阵忙乱。

太阳落山后,姥爷他们才把小牛犊儿弄回家来。听到动静我就跑出去观望。只见两个大人从铺着干草的手推车上弄下来一个湿漉漉的小生灵,将小生灵又放在麻袋上,两人提着四个角往屋里抬。姥爷在前面忙着开门,嘴里喊着:“放热炕头,先放热炕头。”

黑暗中,我看不清小牛犊儿的颜色,只见它四腿伸得象棍子般直,艰难地喘息着。牛妈妈跟在后面低声地哀鸣着。

在灯光下,我看见的是头红火炭般的小牛犊儿。可是,它的脖子使劲儿往后挺着,眼仁翻了上去,露出可怕的白眼球。

大人活动着它的关节,灌去痛片,用缝衣针胡乱扎着什

^① 达斡尔族民间儿童一种自制的纸质娃娃,可做成男女老幼,画上不同的脸谱。哈尼卡能站立,达斡尔族女孩子多用哈尼卡玩过家家。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么穴位，还注射了一支复方安基比林。我把姥爷狗皮袍子盖在小牛犊身上，担心它会死去，不停地问姥爷：

“姥爷，姥爷，它会死么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姥爷的脸象阴天，骂一句粗话后说：“刚抬上车它还动来着，车一颠还知道抬脑袋，怎么……”

我伸手摸摸小牛犊儿的嘴巴，潮乎乎的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只有一丝温气。

“姥爷。给它灌点热牛奶吧。”我提议道。

“它这样子，能喝么？”姥爷往烟袋锅里按满了烟沫子，嚓一声燃着了火柴，开始吸起烟来，屋里荡起蓝蓝的烟雾。

“试试呗。”我不死心，继续提议。

“那就热点奶子吧。”姥爷同意了。

于是，有人开始烧火温牛奶。冒着热气的牛奶被盛在一个小盆里端了上来。我抢上前去伸出小手试试温度，太烫太凉都不行，这是姥爷告诉我的。“行！正好。”我象个大人一样说。

大人撬开了它咬紧的牙齿，我用小匙一下儿一下儿小心地灌它。起初，牛奶顺着它的嘴角淌出来，流在它的脖颈上，流脏了我的袖管。可后来，它的喉咙咕噜一响，终于咽下了一口。

“咽了。咽了。”大家都兴奋地大叫起来，“这下子可没事了。就等着吃瓦里拉里饭^①吧。”我越发起劲儿地灌起来。

这是头非常漂亮的小乳牛犊儿。骨架不象它妈妈。腿很长，骨骼均匀，蹄子粗壮，头顶隆起，耳朵象两片嫩烟叶儿竖着。尾巴没它妈妈的那么美，但也过了后膝关节。

姥爷说，这叫二串子牛，它的父亲是洋牛。二串子牛产奶量近似于洋牛，奶的味道却象本地牛。姥爷为得到了这么一头小乳牛，高兴地捻起了曲曲弯弯的花白的胡须。

^① 乳牛下犊头几天挤的牛奶制成酸奶后，焖成小米酸奶稠饭，兑奶油和白糖吃，非常香甜。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小牛犊儿的眼睛特别大，蓝汪汪的有种透明感。皮毛光滑柔亮，象块耀眼的软缎。它很好胜，刚刚缓过气来，就试着撑住后腿，抬起前身，想在炕上站立起来。可是，因体虚重重跌了一跤。然而，它总是不屈不挠地努力，总想站立起来。姥爷只好在地上铺点干草，将它抬到地上。

它象个醉汉一样，终于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，东倒西歪地试着走路。四条腿又成两个“八”字形，蹄子送出去，软软的。不时掀动鼻孔好奇地嗅着什么。

姥爷把小牛犊儿推到牛妈妈那涨鼓鼓的乳房前，可它不懂吮奶头，也不知应该向前用力，人一推它屁股，它就憋足劲儿往后靠，弄得姥爷忙出一头汗。

姥爷把食指伸进小牛犊嘴里，它津津有味地吮起来。吮得啪嚓啪嚓响。姥爷往前走，它就不自觉地跟着往前迈步。姥爷把它引到牛妈妈乳房前，让它含上了奶头。好家伙，立刻品出了味道，小尾巴得意地摇甩起来，嘴角一会儿就淌出了白沫。奶多，它咽不过来，喉咙急促地响着。

小牛犊很爱干净，最初你安排它在哪儿睡，它就会认准那个地方睡，绝不乱卧乱躺。想排泄，一定得离“窝儿”远远的再方便。

最有趣儿的，还是喂它喝中午那顿牛奶。

牛妈妈生过孩子在家养息几天，照例要出群的。刚生下几天的小牛犊儿还不会吃草，中午若不喂点奶，就会饿得脖子软软的，头都抬不起来。所以，养牛的达斡尔人都要先给小牛犊儿留足中午喝的牛奶，再将其余的奶子派别的用场；或倒进酸奶罐里发成酸奶，或熬成奶皮儿，或撇出西米单搅制奶油。

中午一放学，我就直奔姥爷家，抢着喂小牛犊儿。先把温度适宜的牛奶用漏斗装进空瓶里，在瓶嘴套上橡皮奶嘴，用线系紧，不然小牛犊儿会一下吮掉奶嘴，牛奶洒掉不算，还会呛着小牛犊儿。

“喔……”你一呼唤，卧在干草上闭目养神的小牛犊就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会一跃而起，瞪圆一对兴奋的大眼睛朝你跑来。它认识那个奶瓶子，一口咬住奶瓶，眨着那双透明的蓝眼睛，两条后腿蹬来蹬去，似乎要踏出个节奏来，小尾巴得意地摇啊甩啊，根本不想放开奶嘴。一旦吮空了瓶里的奶，它就急不可待地低下头，憋足力气，用额头使劲儿撞你一下，它以为撞的是牛妈妈的乳房。它真有力量，第一次我差点让它撞翻了个儿。

我很快摸清了规律，估计奶瓶快空了，就缓缓撤向门口，然后趁小牛犊毫无准备用力一推，在它猝不及防闪向后面之际，我跳进厨房迅速关严门。透过门玻璃，只见小牛犊儿急得团团转。它不明白，怎么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呢？一旦看见我露在外面的笑脸，就又嗒嗒嗒地凑到门前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我，伸出舌头，做出尚未吃饱的神情，舌尖上还残留着白色的奶液……

小牛犊儿的肚脐一干掉，就被送到姥爷家房后的园子里。园子四周全用障子围着，一角垛着给牛准备越冬的干草，起圈刨起的冻牛粪被自然地摆成几路纵列。起初，小牛犊呼吸新鲜的空气，活动天地大了许多，美得它心花怒放，蹦蹦跳跳，满园子撒欢，象一支箭般飞来掠去，还登上高高的草垛不安分地眺望远方。街上驶来一辆卡车，“嘟”一鸣笛儿，吓得它从草垛上一下飞窜到地面，重重跌了一跤，“哞”地叫一声，爬起又跑。后来，它才发觉，独自在空空荡荡的园子里打发整整一个白天，该是多么寂寞。它开始没出息地大声哞叫，叫得凄凄惨惨。一旦有人出现在园子门口，它就会立刻停止哀哞，快步走近前来，努力仰起头，希望能得到一点爱抚和安慰。你若站着不走，它就快乐地翘起尾巴，蹦蹦撒欢儿，尾巴在空中拉成一条直线。

太阳还未沉落，它就会来到后窗前，一声接一声的哞叫，似乎在说：“你们不要忘了我呀，天要黑了，我该进屋啦。”

它小的时候，没名字。大家都叫它托库烈。达斡尔人把

母牛莫库烈的故事

所有的牛犊儿都叫托库烈，托库烈这种称呼不分公母，就象人称呼孩子不分性别一样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妈妈突然戴着红袖标回来了，爸爸却没有。爸爸气愤地抱起自己的行李搬到小房间，开始和妈妈分居。妈妈暗暗叹气，想和爸爸谈谈，可他们俩一谈话就吵架。我和姐姐都很害怕。爸爸常常喝得不省人事，又哭又闹，又摔又砸，家里常常暗无天日。不久，爸爸就给关押起来，罪名是“富农子弟，国民党的后代”。

小学也开始停课闹革命。我和姐姐都没资格当红小兵。姐姐哭了整整一天，眼睛又红又肿，小辫绳也开了，头发披散着。我也哭了一天。不过，我不是为自己哭，而是为姐姐难过，她那么想当一名红小兵。可我无所谓，我更想到江边去钓鱼。

姥爷不知得了什么病，吐了好几次血，到药泉山去喝矿泉水也未能痊愈。工作在外地的舅舅回来了，整天跑医院，熬中药。可是，姥爷到底离开了我们。那一天，天很热，送葬的人足足有十辆马车，路上扔下了雪花般飘飘摇摇的纸钱。

姥爷临去世前，把几头牛分给妈妈和舅舅。妈妈分到的，恰恰是那头急躁的本地小母牛和它的托库烈。舅舅卖掉牛，又返回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。妈妈则明朗地表示，老人留下的牛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自家人手里断了种，应该代代相传下去。可是，放养托库烈却成了让人挠头的事。最初让它跟随牛妈妈一块儿上群，往它嘴巴上套上用刺猬皮制作的箍嘴儿，这样可以既不影响它吃草，牛妈妈怕扎也不会让它吃奶的。这个老办法居然对库烈不灵。一到晚间，牛群回来，就会发现它的箍嘴儿挂在脸旁晃呀晃呀，牛妈妈的乳房瘪瘪的。母子俩象犯了罪，贼溜溜地看着家人脸色，又装出无所谓的神情掩饰不安，老老实实地伸出犄角让拴上，一点也不抵抗。

后来，我成了特别牛倌儿。

早晨吃过饭，我揣上几册小人书，拿上馒头之类的食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物，约上个把小朋友，赶着小牛犊儿直奔江套子。

小牛犊儿们在岸上啃青草，我们则在草丛中逮蚂蚱装进纱盒子里准备当钓饵，然后去江边钓马口鱼。

草丛中的百灵，时时象箭一样直入云霄，抖动翅膀在高空发出千回百转的啼鸣。你仰头找它，找得脖子发酸，才能看一个黑点。岸上的毛柳丛随风摇曳，传出缕缕似甜似涩的清香。江水载着水草和枯树枝儿什么的，不慌不忙，无止无息地流着，远处的山顶弥漫着一股似有似无的氤氲。

那年夏天，我晒掉了一层皮，黑得象个小非洲。托库烈的犄角也长出二寸多高，象两柄短剑斜刺天空。

西伯利亚的寒流率领着千军万马急骤南下。下头一场大雪前，我妈妈就变成了“叛国投修的党内党”。

小妹那会儿刚刚七个月，革命群众多少还发扬了点革命人道主义，每天揪斗过妈妈，深夜再派人押送回来。妈妈进屋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赶紧解开衣襟奶小妹，胸前紫一块，青一片。小妹在妈妈干疮的乳房中吮不出多少奶水，就挥动小手在妈妈胸前乱抓乱摸，打着挺儿哭叫。妈妈疼得呲牙咧嘴，皱着眉头倒吸气……后来，我们不让小妹再吃妈妈的奶，开始喂她牛奶。

妈妈整夜整夜的伏案写上告信。

记得那一阶段，家里总没钱，借了一些债。妈妈毅然卖掉了那头本地小母牛，留下了孤苦伶仃的托库烈。

后来的局势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传来爸爸自杀未遂的消息。妈妈患了严重的淋巴结炎和腮腺炎住院了，十多天水米不打牙。我在医院护理妈妈，姐姐在家照看小妹。

谁也顾不上托库烈了。

那一年，姐姐十三岁，我十岁。

托库烈成了流浪儿。至今想起我仍感心疼，那么弱小的一个生命是怎么抗过那个冷酷的冬天的？它都在哪儿饮水？在哪儿偷着填饱了肚子呢？

偶尔，它也回来。静静地卧在房后的豆秸垛旁，闭着眼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睛反乌，身上的毛长长的，失去了从娘胎里带来的那种光泽，风一吹涌起层层波浪。第二天又悄然不见了。家里没有给它备放散发着缕缕清香的干草，也想不起应该饮它一点水。后来，它干脆无影无踪了。谁也不清楚它的去向，谁也不想不起关心一下它的死活。

第二年乍开春，我偶然间看见一个陌生人牵着我家的牛犊儿向东走。起初，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可那头牛犊儿一看见我便磨磨蹭蹭的不肯快走，蓝汪汪的眼睛直定定地望着我。是它先认出了我。它的目光充满了惊喜渴盼和求援，见我怔怔的，它冲我“哞”地叫唤一声。

托库烈。真的会是你么？你还活着？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？肩胛骨和脊梁象一道凸起的山脉，浑身的毛扭成乱七八糟的小蛋蛋，身子扁扁的，如果没一张牛皮遮身，恐怕光是骨架子了。屁股瘦得象个锥，后臀上有道宽宽的疤痕，愈合的伤口上光溜溜的，不再长毛了。漂亮的牛尾只剩下半截，一只耳朵也被谁给剪掉了。唯一象点样儿的是它的犄角又长出一掌多长，象蟹钳般向内弯曲，一个稍稍前倾，一个略靠后，象只凶狠的蟹挥着钳想夹住点什么。

我激动得冲上前去。经过一番交涉，惊动了妈妈，给那位陌生人扔下一些钱，才牵回了属于我家的已完全脱去了稚气的依腾①。

回到家来，它并没表现出特别的惊喜，对任何一个想靠近的人都要挑起眼帘儿，警觉地窥视一眼。从来者的目光判断着有无恶意。当发现是毫无恶意时，就又无动于衷地继续反刍。任你拍它、摸它，反应都是冷漠的。

从此，它有了一个名字：莫库沁。这个达斡尔语名字的意思是：“苦命的东西”。

它变得十分狡猾。

它时常会趁人不备，将园子门弄得四敞大开，冲进干草

① 达斡尔人对二岁子牛的称呼。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垛前肆意吞咽；尽情吃饱肚子不算，还要铺上一层厚草卧在上面美美地睡上一夜。邻居家的肥猪也乘机钻进干草垛，打一宿漂亮的呼噜。被你发觉时，它会在你刚刚出现在园子门口时，一下儿跳起来，没等你冲上前去惩罚它，它早以猫般灵巧油滑的速度窜出了门。你若站在门口不动，它也远远地站着不动，两只蓝得透明的眼睛，紧张地盯着你……

爸爸气得暴跳如雷，非要宰了它。可妈妈坚决不允许。

莫库沁这鬼东西，到底是怎么弄开园子门的，又是如何弄开拴住了犄角的绳子的呢？有一次，我特意留心观察它。

你拴它时，它会很不情愿地晃着头，让你拴住犄角，又绑在木桩上。当它一旦发现没有人注意自己时，就急急忙忙地抛头，甩颈，上下左右地晃动犄角，两条后脚交替地够踢犄角上的绳子。不知它是怎样掌握的诀窍，三下五下，居然就能从绳子的捆绑下解放出来。然后象做贼一样蹑着蹄子，时时朝屋里望着，悄悄地靠近园子门，侧着头用一只犄角试着挑铁挂钩儿。它的犄角简直跟人的手一样灵巧，没几下就碰正了铁钩子，“啪”的一声挑开后，用另一只犄角用力甩开门。路，就畅通无阻了……

它还用同样的办法掀开装酒糟的缸盖，大嚼大咽；弄开仓库的门，拖出里面的冻葱、干菜吃。有时还会闯进邻居家院里去捣乱。

常有人上门来告状。

爸爸咬牙切齿说它是鬼。我们则一边赔礼道歉一边理解地唤它“莫库沁”。

为改造好它的贼性子，我们首先把所有的门一律换上它无法弄开的将军不下马的大锁头，又用一口沉重的旧铁锅扣在酒糟缸上。尽量满足它的食欲，熬小米粥，泡豆饼，再加上点盐粒，喂它吃酒糟。

我时常用根木棍给它搔痒儿，它会舒舒服服地站着不动，把气运送到骚痒处，与你合作得十分默契。缓缓地眨动着眼皮儿，咕噜咕噜地反刍，颈下的软肉有节奏地抖动着。

母牛莫库沁的故事

每天接送它上下群，我发现它特别害怕在路上遇到十二、三岁的小男孩。一旦看见这个年岁的小男孩，它会立刻紧张起来，耸起耳朵，瞪圆眼睛，密切地注意着那个方向，尽量躲得远远的，放轻蹄子，小心翼翼地绕过去。过了危险区，它仍会不放心地回头张望，走路急匆匆的。

哦，可怜的莫库沁，大概它的魂儿都让那些淘得象齐天大圣似的半大男孩骑飞啦。

江套子上的草，枯了三次又绿了三次。

莫库沁长成一头健壮、漂亮的母牛。四条修长结实的腿撑得身躯稳稳当当的，蹄子踏在路面留下一溜儿均匀的蹄印。它走路时从来都是一副从容不迫，高傲、沉稳的派头，象牛群里的皇后。就连体魄雄健的公牛经过它的身边时都会显出一副非常恭顺的神情；只要它瞪起眼睛，低头晃动一下犄角，表示自己不耐烦，围在它身边的牛就会立刻走得远远的，根本不敢惹它。这时，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种自豪感。莫库沁已经怀了孩子，肚皮一天天往外凸，毛色变得极为光滑，走路十分谨慎，脾气也变得温顺多了。

邻居家来了个外乡人。据说是右派，已被革了职，遣送回了祖籍。他管邻居家的户主叫哥哥。他穿着一件掉了色的咖啡色布面双排扣棉衣，腰间随随便便系条麻绳，总在院子里劈柴子。后来，开始到我家和我父母闲聊。

他个子不高，蚕豆眉离眼睛太远，所以他那对黄豆粒般的眼仁总象是睁得圆圆的；那对眼睛很亮，找不到一点沉郁。时常给我们讲笑话，讲他总也没有结局的桃花运。他说话稍稍有点结巴，然而，这丝毫也不影响他的表达能力。他一来，我们全家就会笑得前仰后合，一塌糊涂。他说，很想找点事情干干，总端哥嫂的饭碗心里不是滋味儿。我的父母劝他当牛倌，放一头牛一个月收3元钱管理费，十头牛就是30元；若放上四、五十头牛，月收入就颇可观啦！（那会儿，物价稳定，一斤猪肉才八角钱，牛肉才卖六角钱一斤。）况且，当牛倌不必政审，更不用人事部门批准。